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九

論

魏

荀彧論治道

袁宏論肉刑

曹問叙六代興亡論

荀彧論治道

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

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判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帝嘉納之

表宏論肉刑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

欲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嗜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叅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劓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

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

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清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立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鑕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耻惡數

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賊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割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曹問叙六代興亡論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無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師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戍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

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
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
碩茂本根賴之興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
分為三魯滅於楚鄭魚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
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
匪遑相恤至於王赦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
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
征伐閔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
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

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
內無宗子以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
於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
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
以為閔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
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
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
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于

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
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
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
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
潰叛勝廣偁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
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
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
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
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

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
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
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
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
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
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
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衆郡
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
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王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

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

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閭豎執衡
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奸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
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賢
魚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
沛鳳翔克豫埽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
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

君有不統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
匹夫勢同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
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
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
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
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
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
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庶
高之士異志於衡軌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

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終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

論

蜀

譙周仇國論

費禕甲乙論

袁子論諸葛亮

又論諸葛亮司馬宣王

譙周仇國論

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

謂之仇國論其辭曰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

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徃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疾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

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馮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寔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蹟征土崩

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竒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寔所不及

費禕甲乙論司馬懿誅曹爽禕設論平其是非

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違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

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賊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又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袁子論諸葛亮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

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
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
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
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
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
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馬又問諸
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
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
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表子曰
蜀兵輕脫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

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
疑也表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
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
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表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
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
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
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兵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
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
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表子

日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
亮治寔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
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
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
寔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未
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
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表子曰
亮持本者也其于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
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表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
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

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
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又論諸葛亮司馬宣王

吳大鴻臚張嚴作默
記其述佐篇論亮與

司馬宣
王書曰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
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
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
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
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
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

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邪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遠據天下十倍之地杖魚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可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葦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

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高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堯舜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

三國志文類卷之六
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
出南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
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立德
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
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
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立德尚與
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
之衆魚從五國之兵長驅疆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
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
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虵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

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
當時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
謀蹇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一
論

吳

陸機辨亡論

張昭名諱論

陸機辨亡論 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綏弛
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
吳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歸清宗祊蒸禋皇祖於

時雲興之將帶州馳起之師跨邑哮囁之群風驅能
罷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稔威寇忠規武節未有若
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淵聖王逸才命世弱冠
秀發招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
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
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
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
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
多士矣將北伐諸葉誅鉏干紀旋皇興於夷庚反帝

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
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
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寔播
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儔咨俊茂
好謀善斷東帛旅於止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
敵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
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
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淵聖朱然之徒奮
其威韓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
葛瑾張丞步騭以較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

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
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
趙達以机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
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
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
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揖萬計龍躍順
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
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
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
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血財匱
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
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
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
鍔望風而奮度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
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
于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

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翽息於朔野齊民免于戈
之患定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立
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
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畫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王固
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
猶良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
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
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
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
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
任之才異也

下篇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
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曹亦深矣其民怨劉翁
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

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
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于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
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
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
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笑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
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
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竒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
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

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
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
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慎如也爰及中葉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
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
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
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
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
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
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
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
險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變天子摠群議而諮之大
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
可遏之理而机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
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

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
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
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
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濬高壘案甲養威
反虜蹤跡捷戮而不敢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
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
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
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
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

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立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其衆也大江之南非之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之

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恭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宇土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張昭名諱論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

昭著論曰

容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一
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寔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息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由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歲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

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教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二

論

吳

吳主與諸葛瑾論魏帝

吳主與陸遜論周瑜魯肅

吳主論魯肅呂範

諸葛恪出軍論

韋曜博奕論

吳主與諸葛瑾論魏帝

近得伯言表陸遜字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田望

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哀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位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

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桀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能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徃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能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吳主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

瑜字公瑾肅字子敬蒙字

明子

公瑾雄烈膽畧萬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先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立德地是以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

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吳主論魯肅呂範

肅字子敬範字子衡

權務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畷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

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麗歎過
寔權曰昔鄧中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
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
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
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
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表術自歸於兄兄
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辨護修整加
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
峻乃服

諸葛恪出軍論

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驅勞同辭

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
固爭趣迎恪乃著論諭眾議曰

夫天無二日上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
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強
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
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
劉景升在荊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
與之力競坐觀其強大吞滅諸表北方都定之後操
率三十萬眾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
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
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

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治乎夫差自信疆大聞此
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于臨敗悔之豈
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况其疆大者邪昔秦但
得閩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
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數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
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遠盡而後生者未悉
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
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

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
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
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
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
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
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
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
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
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
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于難至

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
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
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詔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
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
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刎頸謝責
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
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巴自有三
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
瘡介胄生蟻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
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

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
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
君子之末若一朝墮沒志畫不立貴今來世知我所
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
難

韋曜博奕論

好學能文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命曜論之以為無益命曜論之日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

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竄越之勤董生之篤
漸清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
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
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
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
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
於囿園終有營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
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多不務
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
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

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
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廉耻之意
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
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魚土之寔技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
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
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
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
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日

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騫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搏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

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二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三
書

魏

文帝與王朗書

文帝與孟達書

太祖與王修書

袁紹與公孫瓚書

袁紹與袁術書 并答書

文帝與王朗書

帝在東宮時疫痛大起時人
洞傷意深感歎與素所敬者

大理王
朗書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立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他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

籌畫國政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願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息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

文帝與孟達書

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知達聞其

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蓋欲達遂與達書曰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鳩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每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閉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

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太祖與王修書

王修字叔治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修潤

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

不見于事欣于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

夜起坐中仄釋食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

君澡身浴德流教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寔相

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

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

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

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滿建侯于陳近桑
弘羊位至三公此公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
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
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表軍師衆賢之議以
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開於
司金至于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
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蠱測海為蛇畫足
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
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
此空聲冒定淫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

也若其无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
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邊上使
侍中意宣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
聞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勲業以
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表紹與公孫瓚書

紹遣將攻瓚連年不能拔與瓚書曰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
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
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
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魏書
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
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
增孤子之咎讟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
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
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計
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
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
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
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聲合機械不嚴強弱殊
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

飽穀此非天威非謀福豈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
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以焚藝勃海孤又不
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
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
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
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
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
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
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
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

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賊否好惡坦然可
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
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
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九滅弱皆
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
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
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
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
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舉旗

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
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
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
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
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
復天網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
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
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坐而籌之
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
是聞瓚不答

表紹與表術書

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

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觀漢室

哀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議以拒紹復與書曰

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舟輿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

術又答書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

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大傳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達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耻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爭而取之魚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寔為吾心膂

珪又答書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

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表術報呂布書

布初入徐州書與表術術報書曰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恥使術明日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

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止此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

劉表遺表譚書

表紹二子譚尚舉兵相攻表遺譚書

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脊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親即異杙其

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違讐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劉表遺表尚書

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寔沉之蹤忘棠棣死
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
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
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
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
有國家頽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唯
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
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弘
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

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
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
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
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
獲者也憤踊鶴望異聞和同之聲若其恭也則袁族
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書
不從

審配獻袁譚書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
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

管蔡之獄季友獻欵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
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
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
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
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
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遠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
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
于壘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
足曲辭謔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

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
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
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
土之寔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
衛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
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
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
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偪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
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
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

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異州之主欲
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
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痕
號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
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
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
憂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艱無所措
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
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
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

是時外為禦難內寔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
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
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
之患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
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
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
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跂踵竊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
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
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
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

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
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
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
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
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四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五

書

魏

臧洪答袁紹書

太子與鍾繇書

又答鍾繇送玉玦書

并答書又書

孔融與王朗書

董昭與袁春卿書

太祖與荀彧書

又書

應璩與劉靖書

曹植與楊修書 并答書

臧洪答袁紹書

紹興兵圍洪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作書與洪喻以

初福責以恩義洪答曰

隔濶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

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村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窺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生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

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
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
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踈
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
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
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
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
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
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
罪復見斫刺瀕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

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
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
終覩微知著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
中哉寔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
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
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寔非吾心
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
以君子之違不違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
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

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
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
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以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
人主人之于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乘告去以
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
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乘乎道
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
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
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之畜

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力作
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
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
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
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
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
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
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滅洪授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

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
城城陷被執

太子與鍾繇書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

又親為之銘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
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
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
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
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鼎今

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
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
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銘曰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
匿皇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又答鍾繇送玉玦書

太祖征漢中太子左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

之而難公密使臨萬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

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
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
殷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獲禽和璧入秦相如抗

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
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
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
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
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
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轉言鄙音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
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
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繇報書曰

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者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
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
幸而紆意寔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
是懷愧恥

孔融與王朗書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
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繇之罰覽者未周涕隕潛然
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
殷勤欵至知擢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

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董昭與袁春卿書

字公仁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太祖從昭

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遂與春卿書

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

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

太祖與荀彧書

太祖與荀彧書追傷郭嘉日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

又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

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應璩與劉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寔加之以明擡幽微重之秉憲不撓有司拱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曹植與楊修書

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

國多事修摠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苗侯植以才

捷愛幸未意拔修
數與修書修日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
幹振藻于海隅德璋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
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
畫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
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
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喟之反作論盛

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
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
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礼
云卿何所疑難也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和
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
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
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
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

帝罪三王此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
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
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
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我今往僕少小所著
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
揄揚大義彰示末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
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勩力
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

墨為勲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
將採史官之寔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衰成一
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
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又答書

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
邪損辱未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
也若仲宣之檀江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穀仰德

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于高視哉伏惟君侯少
長貴盛體且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
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
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
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
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
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弥
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
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

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
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
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切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
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毅銘功景鍾書名竹帛
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
竊備矇眊誦訶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
何足以云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五

三國志文類

卷四十五

三

